

# 歐陽予倩的制度

陸小鹿



元旦假期，去A市遊玩。打聽到當地有一家百年老字號，小吃品種多，於是打算第二天早上去個早茶。

去之前，先去大眾點評網看網友的評論，結果看到這麼一條：「小吃味道不錯很滿足，但是店家衛生狀況堪憂，有個熊孩子居然在座位上小便。」瞬間倒了胃口，再好吃的小吃也失去了誘惑力。很難想像，這樣的環境下怎麼還能有好心情去享受一頓美餐？

後來在遊玩過程中特別留意了一下，發現衛生問題還不僅限這一家百年老店，連最繁華的中心商場門口地面上也四處可見紙屑、食物包裝袋等雜物垃圾。這真的是很可惜的，老實說，A市的風光相當不錯，但就是因為衛生問題，破壞了我對它的美好印象。

說到公共場合的衛生問題，倒想起中央戲劇學院老院長歐陽予倩先生。歐陽先生在回憶錄裏提過，上世紀初經他提議，由教育家、實業家張謇先生在江蘇省南通市創辦了一所更俗劇場，當時秩序之好恐怕全國沒有第二家。為什麼可以做到最好？原因在於他擬定了一套劇場規則：場內不售食物，看客不吐痰，不吃瓜子。要是吐痰的怎麼辦？馬上就會有人拿手巾替他擦乾淨。要是自己帶着瓜子進來的怎麼辦？馬上就會有人替他拾起吐下的皮。

後來執行得有些疲沓了，歐陽予倩又建議，前台上用兩個童子，身穿紅背心，上鑲「敬請諸君勿吃瓜子」八個白字，讓他們在座位弄內往來走，使人注目。如有吃瓜子的亂拋瓜子殼，就隨時用手持的精美的小畚箕和小掃帚掃乾淨，叫他們不好意思再吃。

這個劇院當時牛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後台從來沒有喧嘩，門簾口沒有人站着看戲，牆上絕沒有人寫字，地板每天洗一次，地也沒有人吐痰。顯而易見，好秩序背後靠的是一套明確的規則和嚴格的執行力。

一座城市要進階，首要解決的就是文明問題。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過，同樣一個人，當置身於一個文明標準普遍比較高的地方，他自己的文明程度也會跟着提高。比如在新加坡，你試試看敢不敢隨地吐痰？比如在香港，你試試看敢不敢隨便就抽煙？其實要做到這些也不難。但是問題來了，他可能在新加坡在香港能夠做到不吐痰不抽煙，但一回到家鄉，立刻就打回原形了。為什麼？因為身邊人吐痰抽煙根本沒有制度去制約啊。大家都在做那我為什麼不可以做？有樣學樣，在自由和自律的天平上，人之本性往往毫不猶豫傾向於自由。

想起去年春節，我手機裏會收到過兩則短信，都是上海市公安局發的，一則發於除夕前，一則發於正月初五前，內容一模一樣，都是提醒市民外環線內一律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並公布了舉報電話。社區過道、電梯裏也貼出相應告示，人人可以來監督。

這個力度下來了，最後的結果就是除夕之夜正月初五接財神的日子，外環線內真的聽不到一絲爆竹聲。可見，社會文明的提高並不是一件多麼難的事，關鍵在於，到底有多大的管理決心和執行力度？

# 下廚近乎藝術

潘小泉



行為藝術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藝術形式之一，或身體彩繪，或異服滿身……但實際上，廚房裏的活兒也能是一種藝術。

我覺得吧，應該很少有什麼事情像下廚一樣——它沉，它濁，它滿身世俗；但同時它也可以輕靈，可以飄逸，合於桑林之舞。切土豆片，需要一把闊刀。扶穩，直立地切下，使每片都均勻而薄。片魚，要一把尖口長刀。平斜地片下魚柳置於壽司之上，或者縱切厚塊而成刺身。日料吧台的師傅，不忌憚透過玻璃櫃拾任你品鑒，他自己也在享受刀工本身。這些時候，下廚就幾近一種行為藝術，但這也不是全部。

說起來也不難理解，因為，下廚者不僅是演員，還負責菜譜。他們在一次站立的時間裏，要表演獨角獨幕的廚藝，煙火匯聚於一處。我們平常所謂的匠心，總需要克服一點枯燥。除非那烹煮不成爲苦力，因爲完全沉浸於過程。起初上帝使天地分開，他看這世界是好的。豈知亞當與夏娃之前，這世界本沒有。同樣道理，如果在深夜，獨處隔絕了外來的觀衆，你仍可以滿足於自己的造物。甚至，就像任何的創作一樣，首要的激勵是取悅自己。

在電影《喜歡你》裏，廚師和食客隔空交流，賓主各盡誠意，珍惜不可復現的「一期一會」。《飲食男女》裏，名廚爸爸大費周章，製備一桌好菜，誘惑女兒們回到家門的飯桌。又或者像《金玉滿堂》，廚藝是競賽，像《絕世高手》，廚藝是武功——它們總是在期待，什麼別的人的認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做菜吃飯也不是尋找知音。畢竟下廚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可以純粹得像《朱莉與朱莉婭》，不爲別的，就爲自己圖個樂。

再看看《十二道鋒味》，我想，觀衆們都不難看出謝霆鋒是真的很愛做菜。我也曾如他一般遊歷各美食大國，除了食指大動，當然也會很想親身試做。去新加坡交流的時候，被新鮮便宜的海鮮撩動。我就從馬來西亞同學那裏借了一口鍋，在公共廚房裏煮墨魚湯，一口氣吃個過癮。去巴塞隆納，白天遊玩，晚上路過超市，也忍不住買一籠帕德龍小青椒，油煎一煎，使表皮斑駁而皺縮，撒上海鹽，一口一個，好不快樂。

當然，要說我的廚藝真正進步的階段，恐怕要算是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那幾年。連續數年，每天都要做飯，晚上做一頓，第二天帶飯。回想起來，好像大家做法也跟我一般，總是喜歡在晚上。於是，我也思考，爲什麼總是在晚上。答案大概是如此吧：黑夜使感官敏銳，思維漂浮，就漸漸去親人的面容，也可能會在煮丸子冬瓜湯時浮現。朱自清在《冬天》裏寫他父親，在冬夜用小鍋，煮白水豆腐。熱騰騰，水滾滾，父子三人圍坐，冬見嫩滑的豆腐養在水裏活了。自打高中語文卷子上讀到過這篇文章，開水煮豆腐的意象，就變成冬夜的必然聯想，烙印在腦海裏深深不去。

在佛羅里達，我曾經試過幾乎一整個冬天都吃白水涮菜——涮豆腐，蘑菇，肉，還有白菜。美國的南方，就像麥卡勒斯筆下的小鎮一樣蒼白，百無聊賴。對着煮開的鍋水，我有時候會想，人生所有的目的，就是爲了獨自一人在深夜，聽這汩汩的脆響，而存在的。就像宇宙可能由一個噴嚏而來，會因爲被人猜到謎底而消失。這一個煮飯的夜晚和其他千千萬萬個夜晚一樣，既平凡又奇趣，還充滿古怪。大概就是應了那句話吧：「沒有在深夜煮過麵的人，不足以談人生。」

當廚房跟人生掛鉤的時候，下廚被稱爲行為藝術的一種，恐怕也不是那麼難以理解吧。

# 有感於唐院士獲獎感言

愛玲



▲唐本忠教授（中）及其科研團隊

資料圖片



一月八日，北京人民大會堂掌聲雷動，二〇一七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舉行，其中一個亮點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唐本忠院士以「聚集誘導發光」項目榮獲中國自然科學領域最高獎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這是香港科學家繼支志明教授二〇〇六年捧得自然科學一等獎十年之後，再度問鼎國家自然科學領域最高獎項。本次香港共有六位科學家獲獎，除唐本忠院士外，另有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一項、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一項、二等獎三項。

唐本忠院士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說，他二〇〇一年首創的「聚集誘導發光」概念業已成爲中國科學家領航、多國科學家跟進的研究領域，產業價值非常巨大，將在光電和醫學等方面廣泛應用，以造福人類。

唐本忠一九八二年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高分子系。後獲日本京都大學碩士、博士學位，又在多倫多大學和日本NEOS公司中央研究所從事研

究工作。一九九四年至今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二〇〇九年當選中科院院士。

作爲一名高分子化學家，唐本忠院士治學嚴謹，刻苦攻關，認準的目標堅定不移。從出國深造到回國交流、返港任教，這位海歸博士懷抱科技報國的拳拳之心，其間廢寢忘餐殫精竭慮的研究生涯之艱苦可想而知。對這些他只是淡淡一笑，他說：「做科研，既要努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要勇於挑戰權威、把巨人踩在腳下。」正是這種尊重權威又不迷信權威、敢於超越權威的創新精神，使他創造出劃時代的成果！

唐教授認爲，事業的成功出自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廉潔的制度保障，他向記者披露一件「小事」：某次一個女生想知道考試內容，找老師探聽後悄悄留下一個信封，老師發現裏面竟然是錢，馬上致電香港廉政公署，結果這個女同學被抓去監禁。香港的學術風氣爲什麼健康、各項事業爲什麼進步，與制度的力量分不開，唐博士的成功也說明了這一點。他認爲香港學生比較努力，團隊意識也很強；而內地來的學生多爲獨生子女，雖然都很聰明，但比較自我，又急於求成，這種傾向將會影響他們未來的

發展。

從唐本忠先生獲獎感言，筆者至少有點感想：一是唯上、唯書心理要不得，想幹出一番成績，必須敢於突破、敢於超越先生，要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意識；二是只有建立一個公平、清廉的學習和競爭環境，優秀人才才有望脫穎而出，這正是當今中國學術界亟待提升完善的！

# 常玉：孤獨的小象

李夢



最近倫敦泰特美術館正在舉辦一場意大利畫家莫迪里阿尼的特展。莫迪里阿尼爲國人所知，應是三年前中國富豪劉益謙斥約十三億港元買下的一幅裸女畫。

當人們不厭其煩地討論「這個意大利畫家的作品憑什麼賣得這麼貴」，我卻想到其實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舞台上，也有一位不論行事爲人（孤傲清高）抑或作畫風格（愛畫裸女）都與莫迪里阿尼十分相近的人，他就是常玉。

若不是前些年常去拍賣預展看畫，我並不知道一九二〇年代最早留學法國的那些中國年輕畫家裏，還有一位名叫常玉的翩翩貴公子。當徐悲鴻在巴黎國立美術學校苦心研修素描和油畫的時候，這個生在四川大戶人家、從小浸淫禮樂詩書的年輕藝術家，去到巴黎後，卻並未選擇進入專業藝術學院讀書，而常常在「大茅屋畫室」與一群人擠在一起自由地寫生，或是流連塞納河左岸蒙帕納斯區的咖啡館。

常玉的前半生由開辦絲織廠的兄長接濟，率性不拘束地過日子：結婚兩年，覺得不開心，離婚；畫商找上門來，聊得不開心，一張畫也不賣。他從來不像其他出國留學的畫家那樣，懷抱什麼經世濟國的大理想，希望用作品感化或啓迪些什麼。他只是想畫自己樂意畫的人和風景，不爲稻粱，全憑己心。

徐志摩住在巴黎的時候，時常去看望常玉。他筆下的常玉，不入世，不汲汲於名利，反而樂得逍遙。不近天亮不上床，作畫總要在上燈的時候，埋身在他那「艷麗的垃圾窩裏」。

「艷麗」這詞用得妙絕，不單傳神形容出常玉的日常起居處境，亦貼近他的創作風格。

看常玉的畫，不論那些令他成名的裸女畫，還是瓶花和小動物等，每每有兩處地方打動我，一是顏色，二是構圖。顏色是艷，構圖是奇。有趣的是，這「艷」和「奇」加在一起，卻並不顯得喧鬧，而是自有一種別致的靜與安寧。畫家喜歡用大片大片亮眼的紅與黃，畫中的裸女也好，瓶花也罷，體態總是誇張的，要麼是兩條豐腴的大腿幾乎佔去整個畫布，要麼是花枝蜿蜒交纏出奇詭的形態。不過，這些出其不意或者說隨心所欲的創作，並未給這些作



▲常玉畫中常出現瓶花 作者供圖

品增添任何艷俗或粉膩的觀感。那些作品從不討好，它們與觀者之間，似乎永遠隔着一段距離，想觸碰而不得。

梵高也喜歡畫瓶花，而荷蘭人筆下的瓶中向日葵，熱烈得幾乎要灼燒起來，不斷湊到觀者眼前來，提醒他們近距離感受這幾乎溢出畫框之外的豐盈生命力。而常玉的瓶花總是離人遠遠的，兀自開放，兀自消滅，旁人的看或是不看，並不會令到那些花本身的姿色增添或減損幾分。這與常玉本人的性情對照來看，又何其相似。

我想，常玉畫花、畫女人、畫動物，其原

因並不僅僅像他自嘲時說的那樣，「張大了我那經過訓練的『淫眼』去發現美」，而在於他希望透過這些畫告訴外面的世界，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有些畫家作畫是爲記錄世情，有些是爲了批判不公或歌頌偉大，而常玉只想畫他自己。

旁人畫中的裸女，常常是誘人且煽情的，常玉畫中的裸女，或倚或臥，背對觀者，根本不在乎別處的眼光。常玉後半生落魄時，苦居巴黎，曾有畫商上門求畫不果，而畫家轉身就將那些如今動輒在拍場賣出上千萬的天價作品贈予朋友，或乾脆放在閣樓積了灰塵的木架上。有些藝術家汲汲入世，渴求認同，一旦遭遇到些許挫折，便灰心喪氣一蹶不振。常玉不同，他從來不想也不屑於得到他人的褒賞或認同。富裕的時候如此，困窘潦倒的晚年亦如此。

去年轟動一時的台灣歷史博物館常玉特展現場，有一幅《孤獨的小象》讓我印象深刻。畫中只有黑、黃兩色，畫幅正中有一隻奔跑的小象，四圍無一物，尤其顯出它的孤獨。據說這是常玉六十多年的人生中留下的最後一件畫作。在與友人達昂的交談中，常玉說了這樣一句話：「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際的沙漠中奔馳……這就是我。」

象本是群居的動物，這樣孤零零的一隻象兀自在沙漠中奔馳，除了躲開象群，還有別的理由嗎？



▲常玉畫作《孤獨的小象》

作者供圖

# 不安之年美國人愛讀的書

陳安



歷史的教訓值得汲取，歷史的覆轍不應重蹈。歷史學家琳達·戈登去年出的專著《東山再起的三K黨》（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KKK）便是一本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書，有書評家認爲，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白人至上者恐襲事件的發生，特朗普對種族恐怖分子的袒護，說明這是一本「必讀之書」。

克林頓喜歡讀書，也重視圖書出版、評論工作，二〇一七年全國圖書獎頒獎儀式，他也前去參加並當頒獎人。這次頒獎會上，黑人女作家杰斯敏·沃德（Jesmyn Ward）因成了全國圖書獎傑構構作品兩度獲得者而引人矚目。她在二〇一一年以長篇小說《拯救骨肉》（Salvage the Bones）脫穎而出，這次又以長篇小說《唱吧，還沒葬的人，唱吧》（Sing, Unburied, Sing）獨佔鰲頭。這部新作敘述卡特里娜颶風之後密西西比小鎮上的一個家庭故事：十三歲男孩喬喬的母親是黑人，父親是白人，母親有「類鴉片」毒癮，父親坐牢期

滿，母親帶着他和剛學步的妹妹搭便車去監獄接父親。沃德在領獎詞中說：「你看着我，看着我所愛、並爲之寫作的人，——我的窮人、黑人、南方的孩子們，我的女人們、男人們，你就看到了你自己，看到了你的悲傷、你的愛、你的失落、你的遺憾、你的快樂和你的希望。」

有書評家認爲，沃德受到美國經典文學作品——尤其是托妮·莫里森的《寵兒》（Beloved）的啓示。莫里森，這位一九九三年諾獎獲得者，二〇一七年由哈佛大學出版了她在該校「諾頓」系列講座上的講稿集《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就如她的其他著作，此書也涵蓋她所一向關注的政治問題：種族隔離，性別歧視，社會恐怖，群眾運動。有評論家認爲，她的系列講座「向來以閃爍着智慧的光輝著稱」。

在令人沮喪、鬱悶的政治氣氛中，不少在大選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頓的讀者歡迎她及時寫出《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一書，這對她自己及其支持者都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懺悔。因目前國家分裂局面而憂心忡忡的讀者，則願讀新書《什麼聯合我們》（What Unites US），這本

由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丹·拉瑟撰寫的書告訴讀者，在發生歷史性變遷的情況下，美國一些重要思想組織如何建議克服分裂，實現林肯總統在「家不和則不立」演說中表達的全國大團結願望。

政治氣氛既壓抑窒息，「我也是」更是雪上加霜，使人覺得美國時弊叢生，日子難過。不過，美國人還是喜歡針砭時弊，抖擻醜聞，一場全國性的反對性騷擾運動迅即展開，有關專著進了書店，電視評論員格魯雷·卡爾松寫的《猛烈行動：停止性騷擾，拿回你的權利》（Be Fierce: Stop Harassment and Take Your Power Back）很快上了《紐約時報》圖書暢銷榜。作者指出，「我也是」運動（#Me Too）是數世紀之久爲爭取婦女平等權利的鬥爭的勝利，許多男士名家被揭下面具，污濁空氣被蕩滌一清，「遺憾的是，有一個名字被有意落下，他就是我們的『偷摸司令』（groper-in-chief）唐納德·特朗普，在衆多針對他的性侵指控面前，他要賴不認帳，千方百計溜之大吉。」

（下）